

“你爱我吗?”都市情感剧《爱情没有神话》里,单恋的网文作者孤烟终于忍不住开口问。他的编辑兼老板林展翹答得巧妙:“我们只是工作关系。”爱与不爱,当局者迷,旁观者清。不过这部剧中有些看似相爱的人,让旁观者看了也犯迷糊。

比如林爸爸和林妈妈。两人分居多年,难得林爸爸过生日一家人凑一起吃顿饭,他甚至不愿林妈去他那做饭,宁可去外面吃。有一场戏,他专程拎着沉甸甸的中药赶来,但只送到楼下,递到女儿手中就走。若说不爱,何必拎着那么重的药大老远赶来,又何必在她卧床时用心替她找护工;若说爱,又为何连楼楼都不肯上,不去看一眼老伴?

我想大概是两人爱的语言不同:林妈妈的爱,是照顾一家人,做一桌子菜;林爸爸的爱,则是待在自己的空间,只在家人需要时出现。两种方言,各自成立,只是几十年过去,也未必真正译给对方听过。

男主何韩与女主林展翹,相爱十年,看似为一点小事就分了手。分手后句句不提“我爱你”,但事事都是我我爱你——彼此关心,雪中送炭,能在对方面前袒露最深的脆弱,能无条件信任、无条件付出。他们吵着吵着就散了,吵着吵着又好了。情感拉扯间,那些好的、坏的、平淡的、热烈的往事不断浮现,让人看到了爱情的模样,那是一种非常确定又熟知亲人的爱。为何如此相爱的两人却无法好好相处?何韩是需要独处空间的人,可在想步入同居生活的林展翹看来,那片空间却成了一堵墙,墙里藏着一句“你不爱我了”。两人对外都擅长表达,彼此间却用了爱的方言。

现实中,错位的爱比比皆是。你嘘寒问暖,对方觉得是管头管脚;你给予了自由,对方却觉得你冷淡疏离;你一直用行动说爱,对方想要的却是一句“我爱你”;你说尽好话,对方想要的不过是安静。更有甚者,两人在一起多年,一方以为对方早已深谙自己的表达,另一方却始终觉得自己不被爱。我们都用自己的母语说爱,却常常忘了,他未必听得懂你的方言。

爱情里没有神话,有的是矛盾,解药是包容。林妈妈接受和林爸爸分住两处,渴望见面却忍住不见,是爱;林爸爸在她需要时为她送药找护工,哪怕不见,也是爱。非要说住在一起才算爱,亲自照顾才算爱,未免失之狭隘。爱,是放下自己惯用的方言,耐心去听对方说话,达成理解和共识。爱,不是一方妥协,而是双方都愿意去听去翻译,去接纳那个爱得和自己不一样的人。

5·20过了表白日,其实,爱不仅需要表达,更需要翻译:把对方沉默里的牵挂、退让里的不安、无奈里的深情……慢慢解读。

清明节去父亲长眠的那片山丘坐了好久。思绪被风吹得很乱,父亲离开我已经五年了,大多时候我只想他这辈子的辛劳,和与辛劳关联的事与物。我想起了他在漫天棉絮里走村串户、躬身弹花的模样,耳边好像又响起了那首老民谣:“嘤嘤嘤,弹新棉,弹得新棉嫁新娘。新棉暖,新棉新,往后日子暖人心。”

父亲是个弹花匠。秋收一过,他就背上弹花弓,别好木槌,踏上了去往十里八乡的路。他总说,弹被子是给人家过冬的念想,人家肯请进门,就是信得过自己,半点都马虎不得。到了加工的地方,先扯几块旧布围出一小块地方,再铺开带着阳光气息的棉花。左手扶稳弓身,右手扬起木槌,“噙”的一声,弓弦轻轻震颤,这是我童年里最熟悉的声音,

不紧不慢,悠扬绵长。父亲弹棉花,从开棉、弹棉到铺棉、磨棉、成型,每一步都急不来。开棉是把旧棉胎或是原棉打散,挑净里

力强,小孩就不行了。中午吃完饭,叮叮指着桌上的面包袋,严肃地说:“这个面包不要扔掉,等我长到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吃……”又一次引得我们哈哈大笑。

但两周前的那晚,他的一句话却让我们吃惊。当时,我和老伴还有叮叮三人在家吃饭,忽然叮叮放下筷子对我说,爷爷,我长大了不准备生小孩儿。他的声音不高,神情有点儿复杂,似乎有些犹豫,但肯定不是跟我们开玩笑。

我们老家有个说法,养儿才知父母恩,他怎会知道生小孩麻烦

七夕会

●国内邮发代号3-5/国外发行代号D694/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/广告经营许可证号:3100020050030/社址:上海市威海路755号/邮编:200041/总机:021-22899999 转各部
●本报印刷: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等,在国内6个印点同时开印/上海灵石、上海龙昊、上海界龙/北京、香港、美国洛杉矶
●本报在21个国家地区发行海外版/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西班牙、泰国、菲律宾、日本、法国、巴拿马、意大利、荷兰、新西兰、尼日利亚、印度尼西亚、英国、德国、希腊、葡萄牙、捷克、瑞典、奥地利等

我的“警察”丈母娘

戴民

人警局的那年,我独自窝在局里图书馆,把那里当自己的宿舍。作为新人总要勤快些,每天清晨去锅炉房给科室打开水。烧锅炉的是一位五十来岁的阿姨,模样朴实无华,脸微微向右倾斜,眉目平淡慈祥,双手端着在围裙前,眼睛围着我浑身打转,总是一句“你早啊”。一来二往,我知道她姓姜,早先在局里食堂烧饭,算是正儿八经的后勤职员。姜阿姨生有三个儿子,两个闺女,小闺女是局里的美女,大名嘉妹,是顶替母亲招到局里工作的。姜阿姨大名文英,却大字不识,但人缘极好,退休了还被留用。

姜阿姨瞧我的眼色与看旁人不太一样,平淡中透出喜色,感觉她眼睛会说话,每次见我欲言又止,年轻人还懵懂,不当回事。直向嘉妹的师父找我说媒,我才恍然大悟。照规矩是小伙子看上哪家女儿,托媒相亲,我走的是不寻常的路,由丈母娘来相女婿,欢喜是自然的。嘉妹的师父也不拐弯抹角,说姜阿姨相中我,她的小闺女白白的肤色,大大的眼睛,说得我心里直痒痒,尽管我还没正眼看过人家闺女一眼。

嘉妹在局里的电话总机间上班,挨在科室东端,虽在一个楼道也难得见上一面,打嘉妹师父说媒后,我就掐着她上下班时间,准点趴在楼道栏杆上等她出现,我羞于照面,就偷偷看她走路的样子,她总是不紧不慢,一副矜持的样子,对我仿佛有种欲擒故纵的味道。我知道自己上心了,可

不知道人家姑娘是怎么想的。我看了那么多书,琢磨出爱情虽然由缘分给兜底,但恰恰需要机缘来充电,谈情说爱,机缘凭勇气创造,然后,否则没有然后。

我从未谈过恋爱,也不绕弯,趁礼拜天,像迷路莽撞的小鹿,直冲姜阿姨家。天正热,沿途在瓜摊挑了两个大西瓜,抱在怀里,忐忑地来到姜阿姨家门口,门口挡道坐着一位姑娘拿针线缝,埋头编织一块织品,姑娘正是嘉妹,猛然瞧见我,嘴里“噢”的一声,“你来干什么?”好在我反应快:“我来望望姜阿姨呀!”屋内探出姜阿姨的身子:“你来啦!”语气像事先知道我要来的一样,一下子替我解了围。进屋,心里还嘀咕醉翁之意不在酒,蓦然有些尴尬,抱着西瓜不知所措。姜阿姨一家人目光聚焦我,姜阿姨倒是明智:“到家了,客气啥呀?”全家人“噢噢”笑出声来,我松了口气,将西瓜搁在八仙桌上,撸了一把汗,顺势坐在桌前,回了回神。姜阿姨一口苏北话问间短,我也用一口苏北话问必答,姜阿姨有些惊讶,我说母亲是扬州人,姜阿姨一笑:“缘分哩,我们还是半个老乡!”头一回谈恋爱,没同女友搭上半句话,几乎都与未来的丈母娘作交流。

然后,我和嘉妹心照不宣,约会时,嘉妹羞涩地问我,你喜欢我什么呀?我毫不掩饰:“你有一副副其实的脸蛋呀,喜欢你的大眼睛!”我也向她抛出同样的话,她仍旧埋首摩挲衣摆,声音细得让人难以分

辨:“看中你的鼻子。”我挺认真地回答,笑话我吧,我的鼻子哪有你的鼻子挺啊!“是笔头!”嘉妹提了嗓门:“都知道你会写文章,转公务员考试你得帮我忙!”我忙献殷勤:“什么帮忙?那是你给我机会!”我那时在局里负责教育培训,没料想工作成了我谈情说爱的资源,有关考试策论文章,从此给她开小灶,使她最后转正成为一名正式警察。

我们谈了三年,那时倡导晚婚晚育,我得以身作则。姜阿姨同我商量:“我家老头得了癌症,怕是熬不了多少天了,你们能否把事办了,也给俺老头冲个喜。”丈母娘发话正中下怀,赶紧向领导打报告。我和嘉妹领证成婚,尽管是极其平常的一个日子,但丈母娘开口就是我们的良辰吉日。

嘉妹怀孕临产,生了一个女婴,我们落脚父母家,按老法由父亲起名,父亲期望女孩漂漂亮亮,将来为人光明磊落,就叫戴晶晶,上海话叫“带进来!”母亲期许我们能生个男孩,表面不吭声,行动上不愿帮我带女儿,有一天她憋不住冲我俩埋怨:“想不到给我带进个女孩!”赌气的

也细细挑出。遇上人家婚嫁的喜被,更是一丝不苟,非得做到匀实妥帖才肯罢休。不识字的他,还能用红线绕出方方正正的“囍”字和日期。

小时候我经常跟他身边,累了,他就和我坐在门槛上歇会儿,摸摸我的头,轻轻拂去我脸上的棉絮。那那布满老茧的手掌,是最让人安心的温度。后来机器弹棉渐渐多了,再加上身体不好,父亲就把那把弹花弓闲置在老屋了。如今父亲不在了,那副弹花弓静静靠在老屋墙角,落寞着,弓弦再也没有响起过。

父亲没读过什么书,但他用一双手撑起了一家六口人的温饱。他把勤劳、厚道与疼爱揉进了松软的棉絮里,缝进了漫长的岁月中。无论我走多远,只要想起父亲,心底就会涌起一股暖流,伴我岁岁年年。

小孩像一张白纸

杏林

思想家比所有的科学家、艺术家、文学家都厉害。爷爷要经常读孟子的书,学他的思想。他埋头吃了几口饭,接着问我,不生小孩警察会抓吗?我告诉他,不会。

吃完饭,叮叮的班主任赵老师发来了他当天在国旗下讲话的视频,我从头到尾看了两遍,他讲的主题是:谷雨时节,快乐成长。当天他穿着校服,站在台上双手紧握着话筒,没有局促或害羞的表情,讲话也很流畅,声音也变响亮了,内容也都是他们小朋友听得懂的语言,最后还很礼貌地给老师和小朋友鞠了躬。

我感觉,小孩就像一张白纸。

●国内邮发代号3-5/国外发行代号D694/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/广告经营许可证号:3100020050030/社址:上海市威海路755号/邮编:200041/总机:021-22899999 转各部
●本报印刷: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等,在国内6个印点同时开印/上海灵石、上海龙昊、上海界龙/北京、香港、美国洛杉矶
●本报在21个国家地区发行海外版/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西班牙、泰国、菲律宾、日本、法国、巴拿马、意大利、荷兰、新西兰、尼日利亚、印度尼西亚、英国、德国、希腊、葡萄牙、捷克、瑞典、奥地利等

春末夏初,院子里的新竹加速生长。此前,没什么迹象;几乎是一夜之间,竹丛疏落之处,三五根粗壮的竹笋就蹿到半人高了。上面包有笋叶,脱落之后,还有一层白霜。李贺称之为“腊香春粉”。我从竹林穿过,衣服上挂满了白粉,闻一闻,并无香味。又过几日,新竹就长到两三层楼高,顶端细瘦,还要一枝独秀,在寂寥的空中慢慢开枝散叶。这时候遇上大风天气,不会被吹折呢?我知道成熟的竹子有足够的韧性,会随风起舞;但这些都刚刚长出来的嫩条,脆生生的,能经得住大风吗?幸好这个时段没有刮大风,阳光充足,希望这些新竹饱吸露水阳光,快点长结实。

不是所有的新竹都能长成。二楼有个伸出来的阳台,阳台距地面有三米多高。沿着墙根,有五六月竹笋散漫地长开来,有些在阳台之外,自由长上去了。有三棵新竹青翠、粗壮、健康,正好长在阳台底下。它们离阳台底部还有一段距离。新竹看不清自己的未来,人能看见。如果它穿不透了钢筋水泥的楼板,那么等待它们的,可能是扭曲生长,甚至萎谢,凋零。我不忍心看到蓬勃的生命被无端摧折,轻轻松开新竹的脑袋搬到阳台外面,有一棵顺利伸出了脑袋,接受阳光的洗礼,我立即用细软的绳子将它固定在围栏上。另外两棵被阳台遮得厉害,我稍一使劲,只听顶端竹节轻微的断裂声。坏了。

后面几天,我看到那棵伸出脑袋的新竹很珍惜出头的机会,生长很快;而另外两棵停止了生长。

我抱起女儿回到自己家。嘉妹怨怒,满肚子委屈只得向丈母娘倾诉。“说完了?”丈母娘的目光平缓地从女儿脸上移到窗外,声音如午后温润的光泽:“要是能生个二胎就好了。”“说什么呢,那不是犯浑吗?”女儿没好气道:“怎么女孩都喜欢上我家?没准仙女下凡呢!”丈母娘话中有话,两个儿子刚给她添了两个孙女,正由她带着。丈母娘望

向我,似乎早就洞悉我的沮丧和哀怨,竟然说道:“忙你们的去,晶晶交给我来带!”我怀疑听错了,嘉妹听得真切:“不行!你不得累死呀?”她朝女儿舒缓一笑:“你们五个不是我一手带大的吗?你们如今都不好好的吗?”丈母娘带孩子的艰辛,以泪代笔也写不完。我的警察生涯不仅靠着我的爱人,且身后始终

站着一位善良而坚强的“警察”——我的丈母娘。

鲐背之年的丈母娘每次见我,脸褶子都会荡漾开去,眸子一如当年澄澈、慈祥,我拿家乡话哄她开心,夸她不辞辛劳,这辈子吃了不少苦。她疑思半响道:“我苦在不识字,不像你们有文化。”我陡然动情:“妈妈,你不识字,可识人,通人性,你才有文化呀!”丈母娘咧开嘴笑了。

在当代紫砂艺术领域,贺志斌有其独特的艺术语言与文化哲思。他出身于书香门第,自幼浸润于传统文化,少年时期便展现出对书画艺术的敏锐感知,在系

以意趣为尚

龚展

贺志斌的艺术思想,源于对传统文人艺术精神的理解。他深谙“土”文化的精神内核,将文人士大夫“寄情山水、涵养志趣”的创作理念融入紫砂雕刻。他临摹古画并非简单复制,而是通过“师古而不泥古”的方式,提炼传统艺术的意象精髓,再以刀代笔,在紫砂坯体上重构古典意境,既保留传统书画的笔墨神韵,又赋予紫砂器物以新的艺术生命力。他打破书法、绘画、雕刻的界限,将不同艺术门类的精髓融会贯通,形成了自己独特的“海派紫砂雕刻”风格,其作品既可见沈周山水的苍润、倪瓒笔墨的简远,又融入当代审美意趣,在古朴中见新意。

贺志斌也是非遗传承人,他研究“传统如何活在当下”,在日用器物中注入文人雅趣,让紫砂艺术既承载文化记忆,又融入当代生活。

24小时读者服务热线 962555 本报零售价 每份1.00元

新竹的命运

冯渊

想起了小时候老师教我们的话:“要向竹子学习,每前进一段,就小结(节)一次。”虽然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,但这个谐音梗加上托物言志的手法,是如此深入人心,好长时间我真的以为竹节是一节一节长出来的。其实在竹笋时期,它已将一辈子的节——五十节左右,一股脑儿就长齐了。此后余生,不过是已长有的节放大、加固、扩充罢了,根本不存在长一节就小结一次的神话。越了解真相,人就越发担心。这些顶端不幸折断的新竹还会生长吗?我看到它们的脑袋烂了,下面的竹节会随之腐烂吗?

问有经验的邻居,回答说,如果它们足够幸运活下来,将永远停留在折断时的高度,不会再向上生长了。想起一句熟悉的唐诗:虚负凌云万丈才,一生襟抱未曾开。这是崔珣哭李商隐的。我没有腰杆之才,只是可惜了这些本来可以腰杆挺直,在风和阳光里度过幸福一生的竹子。现在,阳台盖住了它们,将来即使存活,也是委屈一辈子,就算长出新的竹叶,也是苟且偷生。

不由得想到一些人、一些事,站在新竹下面,沉吟良久。眼光落在院子里的木地板下面,天哪,钻出来两只小奶猫,它们的母亲,那只院子里最胆小的白猫,生了一窝又一窝,我只要碰一下它的小崽子,小母亲必然风里雨里将孩子叼到我看不见的地方,最后冻馁而死。现在春和日暖,这一窝会不会有意外的幸运?

我连一棵新竹都呵护不好,连两只小奶猫都照顾不了。人啊,你有什么

荷裾舞春(剪纸) 辛旭光



荷裾舞春(剪纸) 辛旭光

统研习历代名家书画的过程中,逐渐领悟到艺术创作的核心在于“以意趣为尚”。

贺志斌的艺术思想,源于对传统文人艺术精神的理解。他深谙“土”文化的精神内核,将文人士大夫“寄情山水、涵养志趣”的创作理念融入紫砂雕刻。他临摹古画并非简单复制,而是通过“师古而不泥古”的方式,提炼传统艺术的意象精髓,再以刀代笔,在紫砂坯体上重构古典意境,既保留传统书画的笔墨神韵,又赋予紫砂器物以新的艺术生命力。他打破书法、绘画、雕刻的界限,将不同艺术门类的精髓融会贯通,形成了自己独特的“海派紫砂雕刻”风格,其作品既可见沈周山水的苍润、倪瓒笔墨的简远,又融入当代审美意趣,在古朴中见新意。

贺志斌也是非遗传承人,他研究“传统如何活在当下”,在日用器物中注入文人雅趣,让紫砂艺术既承载文化记忆,又融入当代生活。

24小时读者服务热线 962555 本报零售价 每份1.00元